

美食需要说法

青年钢琴家赵胤胤 7 岁到广州，之后辗转上海、澳大利亚、纽约，30 岁回到广州定居。

没人问过他为什么，我猜，一定是广州美食的魔力降服了他。

要知道，赵胤胤那双手不仅会钢琴，还会空手道，还做得一手好菜，简直匪夷所思！就是凭这样的实力，抱得美人归——与美若天仙的陈数结为连理。

在广州的饮食生活，让赵胤胤体认最深的，是入菜的食材一定要新鲜。新鲜食材是美食的第一要素。他经常跑到与广州邻近的顺德去。他发现顺德的小饭馆不用挑，间间都不失水准。这些小饭馆没有菜谱，时令出什么就吃什么，一定是最新鲜的。还有鱼，没有人会做成松子鱼，大厨都没有那样的刀工，也不屑那么做。最新鲜的鱼一定要清蒸，广东人以不放味精、少放盐为荣。因为新鲜鱼本身的鲜

本埠生活录

晚春，是春的晚年。这样铿锵妖娆的句子，不是我写的，抄来的，木心前辈琢磨出来的绝句。今早薄阴天气，坐下来写字，手一滑，无端就抄了一遍。

之一，晚春的黄昏，女友问，要不要去听陈宏宽的独奏音乐会？陈先生的琴，一向满喜欢的，自然大力说要去啊要去。女友当晚真真夸张，踩一双 12 吋的漆皮高跟鞋，血滴滴地，袅袅行走在音乐厅里，风范真跟女王似的。可气的东方艺术中心，是台阶极多的音乐厅，一个春宵，我就沦落成了扶手，坐上下起上上下下，十分自觉地把胳膊肘子伸过去，让女友扶稳。自己觉得，干了一晚上男人的体力工作，很跨界。

陈先生当晚弹肖邦、拉威尔、李斯特、贝希斯特的琴，真真功德圆满，极是好。拉威尔水妖一节，起手便有，滑嫩到我心都粉腻。坐在第二排的正中，端详陈先生容姿十分高清，此君形容真真枯槁，披肩灰发，面无表情。偏是这样的男人，弹来的琴，如此地丰盛。

下半场，扶着女友爬一下台阶，坐到十排左右的位子，琴音果然明显不同。

隔日跟友人饮茶，讲起听了一晚的陈宏宽，友人展颜一声意味深长的哦是吗，然后问，还是披肩发

总是想得太多

常常想起那个被我称之为“阿母”的女子。

她小时候带我的保姆，父母因为工作忙，周一到周五一早把我送到她家，晚上下班再接回去。跟着她的孩子一起叫她“阿母”，她也答应得很自然。可是奇怪得很，她的爱人我只是客气地称呼“伯伯”。

很小的时候，她就带我去厦门玩。至今保留着一张小小的黑白照片，是跟阿母在南普陀寺的台阶上拍的。多年以后，我妈说当年阿母频频领我去厦门并不是旅游，而是倒卖一些票证补贴家用，带着年幼的孩子也许是个好掩护。我听了没有不悦，也没有被利用了的气恼，心里反而生出一丝怜悯，时常做这种担惊受怕的事，也真是难为她。我只记得她对我的好。在厦门的新华书店里，她给我买过一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当时这对她来说已是一笔奢侈的开支，可是她没问过我学到了什么，甚至连好不好看都没问过起。这才是送人东西

钢琴家的新鲜生活

美无与伦比，千万不要用调料打压了原味。粤厨为什么出色？他们关注的不是用什么调料做菜，而是全副心思寻找原味与原味的搭配。是用此原料去“撞”彼原料，撞出一种全新的味觉来。

有一次，他到香港镛记，发现一道饭后甜点叫水乳交融，是用生牛奶煮花椒和大鱼肚，生牛奶和花椒本来都有腥味，但撞到一起腥味就消失，变成一种和谐的味道。还有就是通心菜，用泰椒、酸笋来炒，真是无敌匹配。

赵胤胤讲述他在广州办家宴的情形。

一年到头，赵胤胤在广州二沙岛这个“家”只能呆上五六天。遇上这样的日子，他就珍惜机会，亲自下厨，做新鲜美食，或召集至爱亲朋到家里开 Party。

早就定好了聚会晚宴，15 至 20 个人。但晚宴吃什么，不知道，

晚春的物与事

吗？一边跟友人点头，一边在心里暗叹，原来，老男人的披肩发，如此地让人牵肠挂肚。

之二，友人的摄影展在外滩开幕，少不得要去殷勤捧场立一下壁角。从前的太古洋行，今朝换了主人，归在某豆浆大王的名下。人世流转，种种细节，想来不胜怅惘。当晚春风薰然，到了门口，同行友人轻笑一句，darling，今晚开幕酒会，不知有没有红酒？或许无限供应豆腐浆？一言害我，笑软在春风里，轻易忘记古往今来。酒会上冠盖云集，无人憔悴。凝视一下作品，凝视一下衣香鬓影，如此，自然亦是良宵了。

之三，女友叫去吃炭烤生蚝，于一个脏兮兮的路边摊上，据说此摊名动四海，而且，就在家门口，不去仿佛极不应该。浦西女友接到召唤，于黄昏时分翻山越岭冲破万丈红尘，热辣奔赴过来。我从家里携了自备筷子，一身粗犷短打，亦如约扑到摊子跟前。浦西女友十分妖媚，一举手，露出硕大的戒指，真真弹眼落睛。人家自己赞叹自己，讲，darling 看看，为了表示我对这次蚝聚的重视，我把家藏首饰里，最大的两块有机玻璃，都戴上了。我尖手尖脚地捧着滚烫的生蚝，差一点笑泼了。肥极烫极的蚝，美极赞极的女友，稍纵即逝的春宵一夜，人生原来如此这般。

阿母

应有的心怀。

阿母是极爽快的人，说话也有趣。有一次上她家玩，进了门随口问她：“伯伯呢？”她把头往卧室的方向一偏：“拎了一桶热水进去开杀了”。我反应过来她说的是洗澡，真是生动幽默到令人骇异的程度。跟阿母的时间长了，再也听不得人家说话吞吞吐吐夹缠不清。她和邻居玩纸牌向来有说有笑，到下午四五点钟要回家烧饭了，便把手边来不及及清的筹码随手送过来顶她缺的人。

阿母后来过得并不如意，为儿子借的钱还不出，在外地躲债躲了几年。那时她给家里写的信，使用的是只有他们才能解读的密代码。后来友人帮她把债还清，她又回来了，仿佛那些不愉快的事从来没有发生过。阿母的牌风就是她对付艰辛生活的智慧，得快乐时且快乐，一手烂牌尽量往好里打，小筹码就不必一枚枚算得那么清了。

想她时心里一片明净，这才是阿母喜欢的吧。

只知道要吃最新鲜的东西。于是乎，原料决定菜式，具体说是原料的新鲜度决定晚宴的内容。“原料出现了，就知道今天做什么了。”

吃海鲜，他有自己的供货商。这位供货商朋友有 200 艘渔船，有各种新鲜海产品。至于牛羊，他会向澳领馆和美领馆的农务部联络订购，要空运过来的最新鲜的羊肉牛肉。吃鸡的话，他会跑到番禺的大君山养鸡场自己挑土鸡。

他订了一套德国厨具，包括一只大烤炉。

筵宴那天下午，距离晚宴四五个小时，供货商亲自跑到海鲜船上，盯准这一天来货里最新鲜最肥美的是什么，就拿什么给赵胤胤。

有了最新鲜的食材，晚宴就成功了。因为厨艺相对简单，尊重原味就好。

诗歌口香糖

无题(306) ◆ 严力

➔ 植物萌发的势头指出了我们读书的方向而花朵积极结果的态度证明了苦读后的知识能量必须变为创造的行为

➔ 没人必须死于默默无闻也没人必须死于轰轰烈烈自然衰老地死亡是死亡最纯正的质量

➔ 在商业法律不健全的社会欺骗首先是一种流行的商品

➔ 在数码世界里造假与删减的手法和程序可以不断更新但操作它的欲望千年不变

➔ 爱情经常很可悲两个人不在一起也叫生活

➔ 羡慕者每天都为他人的奢侈生活给自己一大勺味精

➔ 每当我看见售楼处人头攒动就会想象小树上搭满了窝想象如果空间是有知觉的肯定不想与人挤在一起

都市 专栏

周刊 第 306 期

繁华与寂寞

微博上看到一则：宵夜时惊闻一熟识的朋友被检出“肝癌晚期”生于 1983 年的一位兄台，30 岁都没到呀！医生跟他新婚一年多的妻子说：“剩下的时间数着过吧……”脑海里闪现昔日能说会道、说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他……我的毛孔一阵阵地竖起，唏嘘生命的渺小，脆弱无常呐！我们到底都应该怎样活着？

近年似乎年轻的生命猝然离世的事情特别多，自从有了微博，消息的渠道来得更直接，有时候真实到让人感觉惶恐。你会看到明明每天都在发微博诉说加班如何忙，吃饭如何不正点的白领靓女刚说自己胃疼要去医院看看，过两天传来的就是她已经不在人间的消息。

还有我在北京曾有过几面之缘的体育评论员陶伟的事情，他是 1970 年出生的，以前是足球运动员，后来转型成了体育评论员，大

风月总无边

S 是我青春时代的密友，我们初见面便一拍即合。我们在草地上喝利乐砖冰红茶，吃全赤豆棒冰，冒着 35 摄氏度高温去吃兰州拉面，在那间足以洗桑拿的简陋空间里大汗淋漓地吃着三块钱的拉面，高声谈笑，然后去宿舍楼道里那间只有冷水供应的浴室冲凉。身上久久飘着舒肤佳香皂的香味。那是上海九十年代中期大学校园里独有的夏天气息，如此年轻与落拓。

那是一段尽情挥霍青春和爱情的岁月。那时候的爱情，无非是一阵抽象的激动过后，搅得内心翻腾回原的浅水而已。在阵阵余波中，原本干燥的天气没来由地飘起毛毛细雨，聆听已然错乱的心跳，身怀某种倦意在无限的心海里做深呼吸，混杂着青草和广玉兰被揉碎的情绪。那是怎样澎湃的荷尔蒙啊，能让所有现实的困惑和心灵的际遇经历一次次膨胀缩小的轮回，最终在无边的彤云中消逝遥遥。

S 在我的毕业纪念册上写：上帝给了你精致的底子，也给了你过于能体会的心，这曾经且继续会让你的幸福和痛苦变得绝对与极端。而要是让你抛弃华丽的思维去做个心思简单的女人，我想你情愿迎接随时而来的希望和随时而来的绝望。

毕业后我们见面频率慢慢减少直至消失，约会最多的地方仍是拉面馆——日式的。缅怀青春是青春盛年时的开场白，每次回忆都让

小孩适宜喝酒吗？我说：绝对不可以！“酒”这东西，即使是大人，也以少喝为好。我曾经看到过或听见过不少人因过多喝酒而闹祸甚至失去生命的事。少喝一点应该可以容许。但与朋友同饮，人家往往要劝酒。我父亲曾说：“将酒劝人无恶意。”恶意当然谈不上，但过多饮酒往往带来祸事，或说错话，或得罪人，或自己跌伤。我爸爸曾经对我说：有一次，他在春晖中学喝酒过量，回家经过那条堤时跌跌撞撞，差点摔在河里。幸亏自己还有点意识，拼命往安全的一方走。喝酒还是别喝为好！劝小孩喝酒的大人太不懂事了。小孩无罪，大人有责！

生命与竞技

家都叫他“陶指”，教练员的意思。几年前和他晚餐闲聊，那时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阳光，健康，还说他们一些朋友组织了一个登山队，周末经常要去北京郊外登山，可能因为我体育实在不好，也就没有参与他的活动。

在网络上突然看到一个你曾经亲眼看着他，敬佩他活力无限的人突然去世的消息，总是有点震惊。26 日凌晨 2:45，陶伟在风云频道解说德甲沃尔夫斯堡和斯图加特的比赛，在解说之前，他还发了一条微博：“凌晨 2 时 45 分斯图加特对沃尔夫斯堡，我在风云频道等你们。”这场解说，成为陶伟最后的影像。26 日上午他参加朋友的婚礼，下午和三个朋友开车去青岛，其间，他还在微博上和博友互动，晚上 20 时 44 分的微博，成为陶伟生前亲手所发的最后一条微博。27 日 0 时 02 分，陶伟回到了 1307 房

致青春

人唏嘘，后来便只谈当下。五年前，S 约我去“樱”，请我吃北海道味噌拉面。她问我味道如何，我仔细品味那寒温带食物特有的粗犷的顺滑，给出评价。

S 幽幽叹了口气，说她喜欢这款拉面基于和她常年中午来此消磨的男人。可她只是他的午餐情人，吃完这顿等下一顿，没有长期打算。这样没有预期的关系一天天随惯性运转，没有停歇的迹象，却比预想中热烈缠绵。一起吃拉面成为他们之间唯一沾地气的幸福仪式。每当两碗热腾腾的面端上，他们就会被无以名状的踏实热度包围，可同时某种幻灭感也乘机升腾而上，在享受与对抗中，不可言说的拉面情愫将他们紧紧捆绑。

S 屡屡重新审视一道难题：除了吃拉面和极速次偷外，他们之间还拥有什么？直到有一天，北海道味噌拉面师傅告老还乡，新厨师只做冷荞麦面，吃冷面时，S 得出比面条本身更平凡的答案：某些事，只是青春的大胆假设。从那天起，S 的青春结束了，也在我的生活中消失。

赵薇的《致青春》我没去看，我想 S 也不会去看。凭吊青春是后青春文艺人最青涩的话题，所有的挫折和失落，所有的不堪与神经病发作，只要贴上青春这块膏药，就都有了释然的理由。当不再赖在青春的原地不肯挪步，才能将失去活成一种获得。

丰子恺的画意

似爱之虐(二)

丰子恺 丰一吟（父女/画文）



◆ 赵波